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無聲戲 第五回 女陳平計生七出

詞云：女性從來似水，人情近日如丸。《春秋》責備且從寬，莫向長中索短。治世「柏舟」易矢，亂離節操難完。靛缸撈出白齊絳，縱有千金不換。話說「忠孝節義」四個字，是世上人的美稱，個個都喜歡這個名色。只是奸臣口裡也說忠，逆子對人也說孝，姦夫何曾不道義，淫婦未嘗不講節，所以真假極是難辨。古云：「疾風知勁草，板蕩識忠臣。」要辨真假，除非把患難來試他一試。

只是這件東西是試不得的，譬如金銀銅錫，下爐一試，假的壞了，真的依舊剩還你；這忠孝節義將來一試，假的倒剩還你，真的一試就試殺了。我把忠孝義三件略過一邊，單說個節字。

明朝自流寇倡亂，闖賊乘機，以至滄桑鼎革，將近二百年，被擄的婦人車載斗量，不計其數，其間也有矢志不屈，或奪刀自刎、或延頸受誅的，這是最上一乘，千中難得遇一；還有起初勉強失身，過後深思自愧、投河自縊的，也還叫做中上；又有身隨異類、心繫故鄉、寄信還家、勸夫取贖的，雖則腆顏可恥，也還心有可原，沒奈何也把她算做中下；最可恨者，是口饜肥甘、身安羅綺、喜唱大調、怕說鄉音、甚至有良人千里來贖、對面不認原夫的，這等淫婦，才是最下一流，說來教人腐心切齒。雖曾聽見人說，有個仗義將軍，當面斬淫婦之頭，雪前夫之恨，這樣痛快人心的事，究竟只是耳聞，不曾目見。看官，你說未亂之先，多少婦人談貞說烈，誰知放在這慾火爐中一煉，真假都驗出來了。那些假的如今都在，真的半個無存，豈不可惜。我且說個試不殺的活寶，將來做個話柄，雖不可為守節之常，卻比那忍辱報仇的還高一等。看官，你們若執了《春秋》責備賢者之法，苛求起來，就不是末世論人的忠厚之道了。

崇禎年間，陝西西安府武功縣鄉間有個女子，因丈夫姓耿，排行第二，所以人都叫她耿二娘。生來體態端莊、丰姿綽約自不必說，卻又聰慧異常，雖然不讀一句書，不識一個字，她自有一種性裡帶來的聰明。任你區處不來的事，遇了她，她自然會見景生情，從人意想不到之處生個妙用出來，布擺將去。做的時節，人都笑她無謂，過後思之，卻是至當不易的道理。在娘家做女兒的時節，有個鄰舍在河邊釣魚，偶然把釣鉤含在口裡與人講話，不覺地吞將下去，鉤在喉內。線在手中，要扯出來，怕鉤住喉嚨；要嚥下去，怕刺壞肚腸。哭又哭不得，笑又笑不得，去與醫生商議，都說醫書上不曾載這一款，哪裡會醫？

那人急了，到處逢人問計。二娘在家聽見，對阿兄道：「我有個法兒，你如此如此去替他扯出來。」其兄走到那家道：「有舊珠燈取一盞來。」那人即時取到。其兄將來拆開，把糯米珠一粒一粒穿在線上，往喉嚨裡面直推，推到推不去處，知道抵著鉤了，然後一手往裡面勒珠，一手往外面抽線，用力一抽，鉤扯直了從珠眼裡帶將出來，一些皮肉不損，無人不服她好計。

到耿家做媳婦，又有個妯娌從架上拿箱下來取衣服，取了衣服依舊把箱放上架去，不想架太高，箱太重，用力一擊，手骨兜住了肩骨，箱便放上去了，兩手朝天，再放不下，略動一動，就要疼死。其夫急得沒主意，到處請良醫，問三老，總沒做理會處。其夫對二娘道：「二娘子，你是極聰明的，替我生個主意。」二娘道：「要手下不難，只把衣服脫去，教人揉一揉就好了。只是要幾個男子立身在身邊，借他陽氣蒸一蒸，筋脈才得和合。只怕她害羞不肯。」其夫道：「只要病好，哪裡顧得！」

就把叔伯兄弟都請來周圍立住，把她上身衣服脫得精光，用力揉了一會，只不見好。又去問二娘，二娘道：「四肢原是通連的，單揉手骨也沒用，須把下身也脫了，再揉一揉腿骨，包你就好。」其夫走去，替她把裙脫了，解到褲帶，其婦大叫一聲「使不得」，用力一掙，兩手不覺朝下，緊緊捏住褲腰。彼時二娘立在窗外，便走進去道：「恭喜手已好了，不消脫罷。」

原來起先那些揉四肢、借陽氣的話，都是哄她的，料她在人面前決借廉恥，自然不顧疼痛，一掙之間，手便復舊，這叫做「醫者意也」。眾人都大笑道：「好計，好計！」從此替她進個徽號，叫做女陳平。但凡村中有疑難的事，就來問計。二娘與二郎，夫妻甚是恩愛，雖然家道貧窮，她慣會做無米之炊，績麻拈草，盡過得去。

忽然流賊反來，東蹂西躪，男要殺戮，女要姦淫，生得醜的，淫欲過了，倒還丟下；略有幾分姿色的，就要帶去。一日來到武功相近地方，各家婦女都向二娘問計。二娘道：「這是千百年的一劫，豈是人謀算得脫的？」各婦回去，都號啕痛哭，與丈夫永訣。也有尋剃刀的，也有買人言的，帶在身邊，都說等賊一到，即尋自盡，決不玷污清白之身。耿二郎對妻子道：「我和你死別生離，只在這一刻了。」二娘道：「事到如今，也沒奈何。我若被他擄去，決不忍恥偷生，也決不輕身就死。

須盡我生平的力量，竭我胸中的智巧去做了看。若萬不能脫身，方才上這條路；倘有一線生機，我決逃回來，與你團聚。賊若一到，你自去逃生，切不可顧戀著我，做了兩敗俱傷。我若去後，你料想無銀取贖，也不必趕來尋我，只在家中死等就是。」

說完，出了幾點眼淚，走到牀頭邊摸了幾塊破布放在袖中；又取一個銅錢，教二郎到生藥鋪中去買巴豆。二郎道：「要它何用？」二娘道：「你莫管，我自有用處。」二郎走出門，眾人都攔住問道：「今正作何料理？」二郎把妻子的話敘述了一遍，又道：「他尋幾塊破布帶在身邊，又教我去買巴豆，不知何用？」眾人都猜她意思不出。二郎買了巴豆回來，二娘敲去了殼，取肉縫在衣帶之中，催二郎遠避，自己反梳頭勻面，豔妝以待。

不多時，流賊的前鋒到了。眾兵看見二娘，你扯我曳。只見一個流賊走來，標標緻緻，年紀不上三來歲，眾兵見了，各各走開。二娘知道是個頭目，雙膝跪下道：「將爺求你收我做婢妾罷。」那賊頭慌忙扶起道：「我擄過多少婦人，不曾見你這般顏色。你若肯隨我，我就與你做結髮夫妻，豈止婢妾？只是一件，後面還有大似我的頭目來，見你這等標緻，他又要奪去，哪裡有得到我？」二娘道：「不妨，待我把頭髮弄蓬鬆了，面上搽些鍋煤，他見了我的醜態，自然不要了。」賊頭攔住連拍道：「初見這等有情，後來做夫妻，還不知怎麼樣疼熱？」二娘妝扮完了，大隊已到。總頭查點各營婦女，二娘掩飾過了。賊頭放下心，把二娘鎖在一間空房，又往外面擄了四五個來，都是二娘的鄰舍，交與二娘道：「這幾個做你的丫鬟使婢。」到晚教眾婦煮飯燒湯，賊頭與二娘吃了晚飯，洗了腳手，二娘歡歡喜喜脫了衣服，先上牀睡，賊頭見了二娘雪白的肌膚，好像：饑貓遇著肥鼠，餓鷹見了嫩雞。

自家的衣服也等不得解開，根根衣帶都扯斷，身子還不曾上牀，那翹然一物已到了穴邊，用力一抵，誰想抵著一塊破布。

賊頭道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二娘從容容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我今日恰好遇著經期，月水來了。」賊頭不信，拿起破布一聞，果然爛血腥氣。二娘道：「婦人帶經行房，定要生病。你若不要我做夫妻，我也禁你不得；你若果有此意，將來還要生兒育女，權且等我兩夜。況且眼前替身又多，何必定要把我的性命來取樂。」賊頭道：「也說得是，我且去同她們睡。」二娘又攔住道：「我見你這等年少風流，心上愛你不過。只是身不自由。你與她們做完了事，還來與我同睡，皮肉靠一靠也是甘心的。」賊頭道：「自然。」他聽見二娘這幾句肉麻的話，平日官府招不降的心，被她招降了；閻王勾不去的魂，被她勾去了。

勉強爬將過去，心上好不難丟。

看官，你說二娘的月經為什麼這等來得湊巧？原來這是她初出茅廬的第一計。預先帶破布，正是為此。那破布是一向行經用的，所以帶血腥氣，掩飾過這一夜，就好相機行事了。彼時眾婦都睡在地下，賊頭放出平日打仗的手段來，一個個交鋒對壘過去，一來借眾婦權當二娘發洩他一天狂興，二來要等二娘聽見，知道他本事高強。眾婦個個歡迎，毫無推阻。預先帶的人言、剃刀，只做得個備而不用；到那爭鋒奪寵的時節，還像恨不得把人言藥死幾個，剃刀割死幾個，讓他獨自受用，才稱心的一般。二娘在牀上側耳聽聲，看賊頭說什麼話。只見他兩散雲收，歇息一會，喘氣定了，就道：「你們可有銀子藏在何處麼？可有首飾寄在誰家麼？」把眾婦逐個都問將過去。內中也有答應他有的，也有說沒有的，二娘暗中點頭道：「是了。」

賊頭依舊爬上牀來，把二娘緊緊攔住，問道：「你丈夫的本事比我何如？」二娘道：「萬不及一，不但本事不如，就是容貌也沒有你這等標緻，性子也沒有你這等溫存，我如今反因禍而得福了。只是一件，你這等一個相貌，哪裡尋不得一碗飯吃，定要在鞍

馬上做這等冒險的營生？」賊頭道：「我也曉得這不是樁好事，只是如今世上銀子難得，我借此擄些金銀，夠做本錢，就要改邪歸正了。」二娘道：「這等，你以前擄的有多少了？」

賊頭道：「連金珠首飾算來，也有二千餘金。若再擄得這些，有個半萬的氣候，我就和你去做老員外、財主婆了。」二娘道：「只怕你這些話是騙我的，你若果肯收心，莫說半萬，就是一萬也還你有。」賊頭聽見，心上跳了幾跳，問道：「如今在哪裡？」二娘道：「六耳不傳道，今晚眾人在此，不好說得，明夜和你商量。」賊頭只得勉強捱過一宵，第二日隨了總頭，又流到一處。預先把眾婦安插在別房，好到晚間與二娘說話。

才上牀就問道：「那萬金在哪裡？」二娘道：「你們男子的心腸最易改變，如今說與我做夫妻，只怕銀子到了手，又要去尋好似我的做財主婆了。你若果然肯與我白頭相守，須要發個誓，我才對你講。」

賊頭聽見，一個筋斗就翻下牀來，對天跪下道：「我後來若有變更，死於萬刃之下。」二娘攙起道：「我實對你說，我家公公是個有名財主，死不多年，我丈夫見東反西亂，世事不好，把本錢收起，連首飾酒器共有萬金，掘一個地窖埋在土中。你去起來，我和你一世哪裡受用得盡？」賊頭道：「恐怕被人起去了。」二娘道：「只我夫妻二人知道，我的丈夫昨日又被你們殺了，是我親眼見的。如今除了我，還有哪個曉得？況又在空野之中，就是神仙也想不到。只是我自己不好去，怕人認得。你把我寄在什麼親眷人家，我對你說了那個所在，你自去起。」

賊頭道：「我們做流賊的人，有什麼親眷可以托妻寄子？況且那個所在，生生疏疏，教我從哪裡掘起？畢竟與你同去才好。」

二娘道：「若要同行，除非裝做叫化夫妻，一路乞丐而去，人才認不出。」賊頭道：「如此甚好。既要扮做叫化，這輜重都帶不得了，將來寄放何處？」二娘道：「我有個道理，將來捆做一包，到夜間等眾人睡靜，我和你抬去丟在深水之中，只要記著地方，待起了大窖轉來，從此經過，撈了帶去就是。」

賊頭把她攙住，「心肝乖肉」叫個不了，道她又標緻，又聰明，又有情意：「我前世不知做了多少好事，修得這樣一個好內助也夠得緊了，又得那一主大妻財。」當晚與二娘交頸而睡。料想明日經水自然乾淨，預先養精蓄銳，好奉承財主婆，這一晚竟不到眾婦身邊去睡。

到第三日，又隨總頭流到一處。路上恰好遇著一對叫化夫妻，賊頭把他衣服剝下，交與二娘道：「這是天賜我們的行頭了。」又問二娘道：「經水住了不曾？」二娘道：「住了。」

賊頭聽見，眉歡眼笑，摩拳擦掌，巴不得到晚，好追歡取樂。

只見二娘到午後，忽然睡倒在牀，嬌啼婉轉，口裡不住叫痛。

賊頭問她哪裡不自在，二娘道：「不知什麼緣故，下身生起一個毒來，腫得碗一般大，渾身發寒發熱，好不耐煩。」賊頭道：「生在那裡？」二娘舉起纖纖玉指，指著裙帶之下。賊頭大驚道：「這是我的命門，怎麼生得毒起？」就將她羅裙揭起，繡褲扯開，把命門一看，只見：玉膚高聳，紫暈微含。深痕漲作淺痕，無門可入；兩片合成一片，有縫難開。好像蒸過三宿的饅頭，又似浸過□朝的淡菜。

賊頭見了，好不心疼。替她揉了一會，連忙去捉醫生，討藥來敷，誰想越敷越腫。哪裡曉得這又是二娘的一計？她曉得今夜斷饒不過，預先從衣帶中取出一粒巴豆，拈出油來，向牝戶周圍一擦。原來這件東西極是利害的，好好皮膚一經了它，即時臃腫，她在家中曾見人驗過，故此買來帶在身邊。這一晚，賊頭攙住二娘同睡，對二娘道：「我很命熬了兩宵，指望今夜和你肆意取樂，誰知又生出意外的事來，叫我怎麼熬得過？如今沒奈何，只得做個太監行房，摩靠一摩靠罷了。」說完，果然竟去摩靠起來。二娘大叫道：「疼死人，挨不得！」將汗巾隔著手，把他此物一捏。原來二娘防他此著，先把巴豆油染在汗巾上，此時一捏，已捏上此物，不上一刻，烘然發作起來。

賊頭道：「好古怪，連我下身也有些發寒發熱，難道靠得一靠就過了毒氣來不成？」起來點燈，把此物一照，只見腫做個水晶棒槌。從此不消二娘拒他，他自然不敢相近。二娘千方百計，只保全這件名器，不肯假人，其餘的朱唇繅舌，嫩乳酥胸，金蓮玉指，都視為土木形骸，任他含啞摩捏，只當不知，這是救根本、不救枝葉的權宜之術。

睡到半夜，賊頭道：「此時人已睡靜，好做事了。」同二娘起來，把日間捆的包裹抬去丟在一條長橋之下。記了橋邊的地方，認了岸上的樹木，回來把叫化衣服換了，只帶幾兩散碎銀子隨身，其餘的衣服行李盡皆丟下，瞞了眾婦，連夜如飛地走。

走到天明，將去賊營三□里，到店中買飯吃。二娘張得賊眼不見，取一粒巴豆拈碎，攪在飯中。賊頭吃下去，不上一個時辰，腹中大瀉起來。行不上二三里路，到登了□數次東。到夜間爬起爬倒，瀉個不祝第二日吃飯，又加上半粒，好笑一個如狼似虎的賊頭，只消粒半巴豆，兩日工夫，弄得焦黃精瘦，路也走不動，話也說不出，晚間的餘事，一發不消說了。賊頭心上思量道：「婦人家跟著男子，不過圖些枕邊的快樂。她前兩夜被經水所阻，後兩夜被腫毒所誤，如今經水住了，腫毒消了，正該把些甜頭到她，誰知我又屙起痢來。要勉強奮發，怎奈這件不爭氣的東西，再也扶它不起。」心上好生過意不去，誰知二娘正為禁止此事。自他得病之後，愈加慙慙，日間扶他走路，夜間攙他上炕，有時爬不及，瀉在席上，二娘將手替他揩抹，不露一毫厭惡的光景。賊頭淚流道：「我和你雖有夫妻之名，並無夫妻之實。我害了這等醜陋的病，你不但不憎嫌，反愈加疼熱，我死也報不得你的大恩。」二娘把好話安慰了一番。

第三日行到本家相近地方，隔二三里尋一所古廟住下。吃飯時，又加一粒巴豆。賊頭瀉倒不能起身，對二娘道：「我如今元氣瀉盡，死多生少，你若有夫妻之情，去討些藥來救我，不然死在目前了。」二娘道：「我明日就去贖藥。」次日天不亮，就以贖藥為名，竟走到家裡去。耿二郎起來開門，恰好撞著妻子，真是天上掉下來的，哪裡喜歡得了？問道：「你用什麼計較逃得回來？」二娘把騙他起營的話大概說了幾句。二郎只曉得她騙得脫身，還不知道她原封未動。對二娘道：「既然賊子來在近處，待我去殺了他來。」二娘道：「莫慌，我還有用他的所在。你如今切不可把一人知道，星夜趕到某處橋下，深水之中有一個包裹，內中有二千多金的物事，取了回來，我自處。」二郎依了妻子的話，寂不通風，如飛趕去。二娘果然到藥舖討了一服參苓白朮散，拿到廟中，與賊頭吃了，肚瀉止了□分之三。將養三四日，只等起來掘窖。二娘道：「要掘土，少不得用把鋤頭，待我到鐵匠店中去買一把來。」又以買鋤頭為名，走回家去，只見橋下的物事，二郎俱已取回。二娘道：「如今可以下手他了。只是不可急遽，須要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不可差了一著。」說完換了衣服，坐在家中，不往廟中去了。

二郎依計而行，拿了一條鐵索，約了兩個幫手，走到廟中，大喝一聲道：「賊奴！你如今走到哪裡去？」賊頭嚇得魂不附體。

二郎將鐵索鎖了，帶到一個公眾去處，把大鑼一敲，高聲喊道：「地方鄰里，三黨六親，都來看殺流賊！」眾人聽見，都走攏來。

二郎把賊頭捆了，高高吊起，手拿一條大棍，一面打一面問道：「你把我妻子擄去，姦淫得好！」賊頭道：「我擄的婦人也多，不知哪一位是你的奶奶？」二郎道：「同你來的耿二娘，就是我的妻子。」賊頭道：「她說丈夫眼見殺了，怎麼還在？這等看起來，以前的話都是騙我的了。只是一件，我擄便擄她去，同便同她來，卻與她一些相干也沒有，老爺不要錯打了人。」二郎道：「利嘴賊奴，你同她睡了□來夜，還說沒有相干，哪一個聽你？」擎起棍子又打。賊頭道：「內中有個緣故，容我細招。」二郎道：「我沒有耳朵聽你。」眾人道：「便等他招了再打也不遲。」二郎放下棍子，眾人寂然無聲，都聽他說。賊頭道：「我起初見她生得標緻，要把她做妻子，□分愛惜她。頭一晚同她睡，見她腰下來了一塊破布，說經水來了，那一晚我與別的婦人同睡，不曾捨得動她。第二晚又熬了一夜。到第三晚，正要和她睡，不想她要緊去處生起一個毒來，又動不得。第四晚來到路上，她的腫毒才消，我的痢疾病又發了，一日一夜瀉上幾百次，走路說話的精神都沒有，哪裡還有氣力做那樁事？自從出營直瀉到如今，雖然同行同宿，其實水米無交。老爺若不信時，只去問你家奶奶就是。」眾人中有幾個伶俐的道：「是了是了，怪道那一日你道她帶破布、

買巴豆，我說要它何用，原來為此。這等看來，果然不曾受他淫污了。」內中也有妻子被擄的，又問他道：「這等，前日擄去的婦人，可還有幾個守節的麼？」賊頭道：「除了這一個，再要半個也沒有，內中還有帶人言、剃刀的，也拚不得死，都同我睡了。」問的人聽見，知道妻子被淫，不好說出，氣得面如土色。二郎提了棍子，從頭打起，賊頭喊道：「老爺，我有二千多兩銀子送與老爺，饒了我的命罷。」眾人道：「銀子在哪裡？」賊頭道：「在某處橋下，請去撈來就是。」二郎道：「那都是你擄掠來的，我不要這等不義之財，只與萬民除害！」起先那些問話的人，都恨這賊頭不過，齊聲道：「還是為民除害的是！」

不消二郎動手，你一拳，我一棒，不上一刻工夫，嗚呼哀哉尚饗了。還有幾個害貪嗔病的，想著那二千兩銀子，瞞了眾人，星夜趕去掏摸，費盡心機，只做得個水中撈月。

看官，你說二娘的這些計較奇也不奇，巧也不巧？自從出門，直到回家，那許多妙計，且不要說，只是末後一著，何等神妙！她若要把他弄死在路上，只消多費幾粒巴豆，有何難哉。

她偏要留他送到家中，借他的口，表明自己的心跡，所以為奇。

假如把他弄死，自己一人回來，說我不曾失身於流賊，莫說眾人不信，就是自己的丈夫，也只說她是撇清的話，哪見有靛青缸裡撈得一匹白布出來的？如今獎語出在仇人之口，人人信為實錄，這才叫做女陳平。陳平的奇計只得六出，她倒有七出。後來人把她七件事編做口號云：一出奇，出門破布當封皮；二出奇，饅頭腫毒不須醫；三出奇，純陽變做水晶髓；四出奇，一粒神丹瀉倒脾；五出奇，萬金謊騙出重圍；六出奇，藏金水底得便宜；七出奇，樑上仇人口是碑。

「評」

從來守節之婦，俱是女中聖人。誓死不屈的，乃聖之清者也；忍辱報仇的，乃聖之任者也。耿二娘這一種，乃聖之和者也。不但叫做女陳平，還可稱為雌下惠。